

绿杨宜作两家春

□谢雅临

1993年9月的一天，在山西西南部曲沃、翼城两县交界处的曲村—天马遗址中，一座尘封2800年的古墓展露了真容。随着墓主人陪葬的一对青铜壶的问世，一个被煌煌正史遗漏的先秦古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这是一对圆壶，侈口，长颈，鼓腹，圈足，盖子上有喇叭形捉手，壶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。盖沿和圈足饰兽目交连纹，颈部饰波曲纹，其下为兽目交连纹、鳞纹与瓦楞纹相间的装饰。最让人着迷的是铜壶的盖子口外壁和壶颈内壁上铸的9字铭文“杨姑作羞盂壶永宝用”，也就是说这对壶是为杨姑所作，用以盛酒醴的，妥妥的贵族女子高档陪葬品（媵器）。考古学家据此命名为“杨姑壶”。

提到“杨姑”这个名字，我们应先了解一下先秦时期贵族女子的命名规则。杨姑是姬姓晋国第九任君主穆侯费王的续弦。根据当时诸侯的婚嫁礼仪，国君夫人必是来自异性邻国的公主。这些公主的国名是不能让父母兄弟和丈夫之外的男子知晓的，为了称呼她们，一般以其出嫁前的母国名加上母国国君之姓合称。也就是说，姬姓杨国公主在与晋君成婚后，再也不能用国名称呼，而是要改称“杨姑”了。同理，晋穆侯结发妻子“齐姜”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。

那么问题就出现了，此前的史书上只记载过姬姓杨国，从没提到过姬姓杨国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中就有“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杨、韩、魏，皆姬姓也”的记录。作为上古八姓之一的姬、杨，同出黄帝一脉，曾繁衍出众多方国，如南燕、密须、郟、雍、光、尹等。经过两千年的族群演化，姬、杨早已

是形同陌路的异姓，按照周礼，姬、杨两姓好合，是一点问题没有的，《左传》中甚至感言：“吾闻姬、杨媾，其子孙必蕃。”最典型的便是，周人先祖后稷（姬弃）娶的元妃（正妃）即是姬姓女子。

因为杨姑壶的横空出世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此前毫无存在感的先秦古国——姬姓杨国。时至今日，姬姓杨国始建何时、君主世系与亡于何年，考古专家都是一头雾水，人们对姬姓杨国的了解，仍基本停留在这对静静躺在山西博物馆中的杨姑壶上。

据公安部发布的《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》，杨姓人口有4600余万，在中国人口排行榜上高居第六位。杨姓最早来源于地名或国名，杨地在今山西南部的洪洞县一带，“杨”字最早的写法为“木”加“易”，“木”当然是树木，这里指传说中的太阳神木扶桑树，“易”字其实是“日升汤谷”的形象写照，“汤谷”就是“汤谷”，传说中太阳升起的地方。杨姓的图腾正是基于此而设计的。可惜，唐朝建立后，高祖李渊忌讳杨是隋朝国姓，便依据城南“洪崖”、城北“古洞”将杨县更名洪洞县。有故事有传承的大姓杨，其得姓渊源，一般都认为出自姬姓杨氏，很少有人知晓还有姬姓杨氏。

由于今人对姬姓杨国的认知实在少得可怜，只约略知道姬姓杨国可能是姬姓鄂国的分身。殷商时期，晋南乡宁一带丛林沼泽密布，湖中多有鄂鱼，立国于此的姬姓鄂国靠水吃水，自然成为捕鳄、养鳄高手。鄂国在商朝中晚期直至周初，一直是个大方国，特别是在商末更成为举足轻重的方伯，位列三公之一。后因气候变化，

加之受晋、楚等新兴大国的攻击，鄂国被迫一再南迁，直至湖北一带。今天的湖北简称鄂，正是有鉴于此。大约在商王武丁时期，一支鄂人向东挺进，渡过汾河，攻占姜姓杨国后，便据此建立姬姓杨国（古时扬、杨不分，姜杨亦可算作杨姓渊源，这样一来，杨姓便至少有了三大起源。白居易在《欲与元八卜邻，先有是赠》中曾言“明月好同三径夜，绿杨宜作两家春”，本意是白居易与元稹成为生活在一株绿杨下的好邻居。笔者断章取义，权且释作杨姓有姑、杨两家春”，意思是白居易与元稹成为生活在一株绿杨下的好邻居。笔者断章取义，权且释作杨姓有姑、杨两家春”，意思是白居易与元稹成为生活在一株绿杨下的好邻居。笔者断章取义，权且释作杨姓有姑、杨两家春”。

姬尚父受封于公元前786年，那么，杨姑嫁给晋穆侯绝不可能晚于该年，也就是说，姬姓杨国灭亡一定早于公元前786年，否则亡国公主先不说能不能保住性命，即便是性命无虞，又如何有资格成为蒸蒸日上的晋国第二任君夫人？而且还能够得到晋穆侯的宠爱，死后与晋穆侯育有两子的齐姜共同长眠于夫君的墓侧，并且墓中的陪葬品不可胜数。然而，即便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随着一年后（前785年）晋穆侯的薨逝，姬姓杨国与此前被它所灭的姜姓杨国一样，都化作了历史的尘埃，再也掀不起一点涟漪。

姬姓杨国在与豳国的拉锯战中，并没有像同姓晋国那样被磨成地区大国，反而日益衰败，最终被晋国吞并，只存续了一百余年。晋献公诡诸年老时因独宠骊姬，将晋国搞得乌烟瘴气，一直被后世史家诟病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对晋国的强盛作出过巨大贡献。当晋献公的父亲曲沃武公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掉了晋穆侯当年埋下的雷（晋穆侯与齐姜的大儿子仇与成师分别掌控晋与曲沃，其中晋为大宗，曲沃为小

宗），实现曲沃代晋，也就是小宗代替大宗后，晋献公继续将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，先后吞并了诸多邻国，一举将晋国打造成与齐国不相上下的强国，这才使其子重耳（晋文公）拥有了称霸天下的基本盘。

在晋献公雄起的过程中，一大批同姓小国沦为垫脚石，其中就包括姬姓杨国。晋献公在灭掉杨国后，又转手将其封给自己的兄弟伯侨，让他成为杨地的新领主，这是当时的通例。同样，依照当时的规矩，分家另过的伯侨就此被称为杨伯侨。由于历史的模糊，杨伯侨有幸成为杨姓公认的始祖。

晋献公担心曾祖父和祖父的后人势力过大，重演曲沃代晋的故事，便不顾亲情地大肆屠杀公室成员。对于伯侨，他也毫不客气地夺其封地，使其悲催地沦为一位光蛋贵族。好在伯侨的孙子突比较争气，立下大功，再次被晋国国君封在羊舌（地名，在古杨地内），突的后人便以羊舌为氏。姬姓羊舌氏一度贤才辈出，号称“羊舌四族”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历事三朝的重臣羊舌肸（叔向），著名的叔向贺贫故事便是他远见卓识的体现，同时代的孔子与季札等都非常赞赏叔向的品行与才干。因为羊舌氏的封地在杨，所以他们同样以杨为氏，也就是说，杨与羊舌（后简化为羊）系出同源。杨伯侨的后人转了一大圈，又回到杨氏的旗下。

可惜，此时晋国卿大夫的势力已经尾大不掉，他们可不希望公族中能够出现羊舌氏这样新兴大族与他们分肥，于是借口叔向之子杨

食我勾结同姓的祁盈阴谋作乱，将羊舌氏逐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。杨食我在这场不太光彩的政治斗争中被杀，其子逃到华山避祸。鉴于晋国雄霸天下的声威犹在，他们不敢再说自己是羊舌氏后人，彻底以杨为氏。之后，杨氏世居华阴，不断成长壮大。

到了楚汉相争之际，加盟刘邦政权的杨氏子孙杨喜，以骑都尉的身份参加了追击楚霸王项羽的绝杀之战。项羽自刎乌江，汉将争相上前分解其尸，杨喜仗着武艺过人，抢到了项羽的一条大腿。事后，刘邦因此军功将五员武将封侯，杨喜进爵亦泉侯。由此开启了弘农（华阴）杨氏的千年富贵。

杨氏在东汉末年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，作为士族的顶配，杨家同样号称四世三公，与汉末第一士族汝南袁氏不相上下。曹操杀死才情出众的杨修，却没敢问罪其父杨彪，便是忌惮杨氏的底蘊。杨氏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中更是人才辈出，各领风骚。最终结束四百年华夏乱世的两大狠人隋文帝杨坚和越国公杨素，皆是弘农杨氏的佼佼者。

千年以降，绿杨繁茂，春意盎然。不论是出自姜姓、姬姓还是姬姓，都与那个号称“华人老家”的洪洞（古杨县）密不可分。时至今日，杨氏族人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。那位两千多年前的杨姑公主，生前绝对没有想到，她之后的华夏有过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，虽然她的故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但仍有数以万计的杨姓子孙在后世演绎出更加精彩的故事。

春与人宜

□孙晶晶

兰兀自静美，宛如璞玉，馥郁含香。春风和煦，在明媚的周日午后，我骑着单车在大街小巷穿梭，亲身感受愈来愈浓的春日气息，辗转于黄花岗公园。

在春日里拾趣草木，赏花踏青，全身心自在放松地亲近大自然，最为合适不过了。春风吹，纸鸢飞，抬头仰望，公园上空风筝飘扬着；远处看去，映入眼帘的是出门踏青的一家三口，正在享受着闲适悠然的午后时光，画面温馨和谐。在一片春意盎然当中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感细腻了，好心情也在“慢慢发芽”，破土而出，那些琐碎的美好和惊喜都被洞察且无限放大，鸟啼、花香、微风、暖阳，每一种物象都是春的标注和韵脚，久坐室内的疲惫感，顿时随风飘散了。暖春，就

是一本越读越有韵味，越读越能发现其蕴藏着惊喜的诗笺，无论翻到哪一页，都值得细细品读，读懂春日里独有的温柔和生机，读懂春日的诗意与浪漫。

春天里流露出旺盛生命力的，不止草木花鸟，还有人。四月的天气最是舒适宜人，我们褪去厚重的衣服，换上轻便的外套，展现新气象。林清玄说过，“永远都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”，因为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蓬勃朝气，足以让生命的枝桠重新长出新的绿叶繁花，作为生命的点缀和装饰。

愿人随春好，春与人宜。祝我们，在欣欣向荣、万象更新的春日里，汲取“变得更好”的力量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我身在春

□王凯蝶

影，落下纤长的碧叶，分不清是竹是柳。待到夜半，皎月圆缺定数，唯有飞沙堰头，隔岸的芸蕈，天边那杜子美吟唱的西岭，古今容颜不改。

年少跃金鞍，咫尺关山，西风留旧寒。

北方的春意奔波在路上，直让人苦苦捱到清明前。

峭峭春寒，是性格刚强的孩童，不时出来吓人，教训单衣的过客，本来习惯了春寒的无常，却又记不清楚是哪天脱了外套，也没注意楼外桃花何时冒出了小包。新风融融间，吹开了绽放的玉兰，牵住行人的步伐，紧赶慢赶的是课堂，徘徊细看的是花儿，来来往往都是春的具象。

清晨的学生，被闹钟揪起来，还带着几分迷糊，鱼贯似地向教学楼奔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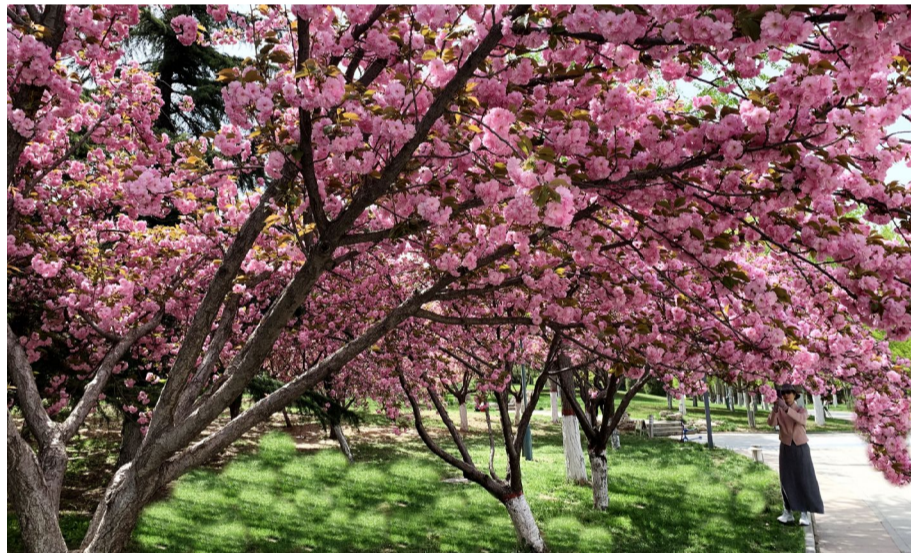
追思春忆

□季鑫焯

白的，粉的……各色春花在争相开放。低低头，靠近地面，你能听见“沙沙”的声音，那是小草在冲击土壤，只为在春天的舞台上献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闲来饶有兴致，便走去日新园喂喂鱼。塘里锦鲤与鲢鱼往复，见到行人便失了风度，似乎早已饥不可待。投喂片刻，听一人言：“鲢鱼超难看，但是抢吃的可狠了！”不禁笑出声。

春光易逝，明日可追。在这短暂的阳春三月，何不慢下脚步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，何不停下脚步，怀揣猛虎，去细嗅蔷薇。不过，当此时你恍恍惚惚不明方向时，未来醒醒的你也不要对逝去的美好过分留恋。“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，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。”



千朵万朵压枝低

董勤俊 摄

好风胧月

□郑志航

红杏开时，一霎清明雨。当微雨落满全身，而我独处异乡念书时，我不禁一叹，正是清明。

记得小时候清明前几天，我们都会为祖先折纸钱。好像小孩子折的纸钱会更加金贵。当时的我尚且年幼，只是看到奶奶折元宝，然后就亦步亦趋学，却怎么也学不会，只好不断央求奶奶教我。年复一年，每年我都会忘掉元宝怎么折，但每年我都会花好几个上午和奶奶一起，为祖辈，那些许许多多从未谋面却在奶奶口中显得异常亲切的人们，叠上在未来一年足够温饱甚至小康的纸钱。然后，在清明这一天，这些元宝和几套纸质的衣服、鞋子一起，会被带到祖辈的墓前，用火点燃，捐给他们。

清明节的当天，家里还会做极其丰盛的菜肴，用类似酒碟的小盘子一

一装好，再装到一个大盒子里，连同酒水一起用三轮车载上，给祖先路遥遥地送过去。我从没有参与过扫墓，家里也没有邀请过我。因此，我从来不知道我的长辈和他们已经过世多年的亲人都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在料峭的春寒中，酒水在坟墓前洒落的无尽悲欣。

在清明这个节日里，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饮食风俗。比如吃清明果。清明果南北方有所不同，在我去北方读书后，清明节再也没能吃到正宗的清明果。

要想在清明当天吃到清明果，很久之前就需要上山摘取青艾，用清水洗净后，放到门口小小的石磨中一遍又一遍地敲打，直到艾叶“化作春泥碾作尘”。这时，就可以将艾汁与蒸好的糯米面团揉和在一起，直到白色

的面团呈现深青色为止。然后在面团中包入猪肉、红糖等馅料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加，之后放入模具里面造型，再上屉蒸煮，最后新鲜出笼。这些用青艾制成的果子，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浓浓的韵味。

在清明，孩子们还会和家人一起出去踏青。都说清明天气醉游郎，莺儿狂，燕子狂，桃花香，李花香。春天总是偏爱南方一些，把人塞进春天的被窝里，让起床都成了春天里的难事。北方人反倒是裹紧了大衣，把袖口扯来盖住半个手掌，冷风却狡猾地灌进脖子。

南方的春天跑得快，钻进了平原与盆地，连片的油菜花最为朴素，叶可食，种子可作油料，开出的花是阳光的颜色。丰沛的江水是松涛送来的哈达，清澈纯净，引得东风吹开了周山的云雾。晴朗的日子是珍贵的，趁这个好时机，往竹编小椅上一躺，染一身斑驳的树

陌里逢春

□黄雷灵

这是春天呢，是发呆的季节。街口绿灯闪烁，须臾坠下一颗红心，“待行”二字让空气静悄悄的，轻轻地浮在车流喇叭的声浪之外，并不使人焦灼。倒正好以此为借口，放慢脚步于人潮熙攘的老街口，短暂地陷进这宛若上世遗忘的工业古城。

出租车师傅娓娓道来驴肉火烧的历史。过去本地人一块五便能买下一个作为早餐，而今在宽敞亮堂的店面里，火烧被冠上冗长的名号，闻香知味的食客不得不花上十好几块，才能一品滋味。“听说啊——内蒙古有一片草场专门给咱们这养驴……哎！

现在别的城市哪有吃驴肉的啊，全中国的驴都让保定人吃喽！”听到这儿，车里顿时笑成一片。

老城区像打上新补丁的旧花布，抖抖就落下一地历史尘埃，斑斓而富有层次。在窄小的巷间里，头戴便帽的老汉掀开门帘，身后写着“何记糖葫芦”字样的招牌慢慢融化在焦糖糖浆的香气里。两边是新砌的“旧”砖瓦，古街被勾勒出庄重的古朴。人们对厚重的文明怀着浓郁的热忱，现代秩序与理性又迅猛地构造出社会的审美，“有秩序的古建筑群”是这类

事赋予一种“枯木逢春”的魔力。

偶尔还骑着单车漫无目的地行进，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，像江南水乡的桨声。恍惚间，将灰白堆砌下的车水马龙幻置于一块朦胧的湿意里，漾荡起一汪乡愁落入那烟水迷离间，江南的绿意也快要随雨季来到北国了。我骑车弯进路头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在千万个平常不过的下午，偶然撞进某条小路，分明是第一次造访，却如同相识了数年一般，只是恍若隔世。

华灯初上，这座城市在暮色中渐渐苏醒。春天啊，真的要来了！